

郑子语〇著

万木之心



万木之心



郑子语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木之心 / 郑子语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229-12725-1

I . ①万… II . ①郑…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3411 号

万木之心

WAN MU ZHI XIN

郑子语 著

责任编辑：吴向阳 陈 婷

总 策 划：深圳市优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邀策划：蒋雪梅 韩海彬

责任校对：夏 宇

封面设计：三 汐

版式设计：光 光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深圳市信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字数：140 千 印张：6.5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2725-1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与郑子语书

文 / 周重林

看到郑子语上午写出十里香，我下午便去了十里铺，坐在那里喝茶。

他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腔调，晚上我便抱着可乐与爆米花坐进了电影院。

他说在广州茶博会可以买到一款不错的红玉茶，每年那个点儿我都要重新去认识参展门牌，买到了就炫耀，买不到就叹息。

多年来，郑子语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眼光与品位。

他说在杂志创刊酒会上，有位满手老茧的老人送了他片茶，上面写“芒井”，我想这个老人会是那个叫苏国文的人。

我读郑子语的文字，总会读出不一样的地方，就如他读我的文字，总与人不一样。尽管我们过去十年间很多次共事，一起读书，出差，夜游，发呆，出书，但这依旧不是我们成为彼此存在的一个理由，因为有太多人，尽管你与其相处二三十年，到最后都形同陌路。

我们写过那么多书，那么多字啊，但最后的最后，我们在茶里，获得自我认同，获得他人青睐，这，谁曾想到？

就像他说十里香茶一样，本身就曲折如书。

他说太平猴魁，薄如蝉翼，透似窗纸，完全可以当书签用。

闻着茶香，想着书香。

他小心翼翼地寻茶，泡茶，说话，写字。

我则小心地寻找过去属于我们的点滴。

这一生中，你会遇到许多人，但很少有人让你想到他的时候，脸上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有些人在你生命中出现，是用来规整你的轨迹，影响你的青春，乃至是大半生。

郑子语之于我，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温暖的人。

一个在我每一个节点都出现的人。

2000年，我还在云南大学读大三。

有一天，郑子语推开我们宿舍的门，来到我眼前。他眉清目秀，衣衫单薄，背着一个斜挎包，与我握手，寒暄，用极为舒缓的口气说：“重林，我是郑永军！”

后来我开玩笑对子语说，当年里尔克也是这般去找茨威格的。

我们相识，源自给当地一家报纸写电子商务的评论，除了稿费，还有价值不菲的奖金。他的文字我看了，内心直叫，真好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层，或者是，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文笔？

那是一个都市报风起云涌的时代，有大量版面给我们这些写作者。往往今天我们出现在网络评论，而在另一家报纸，写的是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为了不给编辑添堵，我们都取了无数多的笔名，还记得郑永军有一个笔名叫什么小生，只有郑子语这个一直用到现在，而我，

因为一些事情，早些年放弃了“锥子”这个笔名。

我写那些谈网络的稿子，都是从别的地方抄来，修改后本地化的，不像子语，都是一手的观察稿子。我当时就想好了，毕业后要投身互联网，从1998年开始，我写得最多的就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文章。不过子语说，你的才华也许不在这些地方。当时子语在新华社下的一个企业做烟草研究，自己却是不抽烟。

那会儿，我去过子语的单身宿舍一次，看到许多他要写的文章标题，也是多少年后，我才感叹地说，要是当年也学学子语，这日子也会过得风生水起呀。他把工资的钱、码字的钱全省下来，买了一套大房子，并在我还在为房子纠结的时候，他宣布全部尾款付清。这个时候的子语，已经迅速完成了恋爱、结婚、生子、辞职、远行等一系列令我至今都不敢想的事情。再后来，他把房子卖掉，赚了七位数，去腾冲创业了。

他决定离开昆明的时候，我写过一段文字：

白香山有哭五晦叔诗云：“秋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伤？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青衫之时初读，只会根究其字句，从未深究其情。今之灯下重读，竟有说不出的情绪。与兄相交，六七年来，淡如凉水，一年共事，齐扑南北，转眼东西。

由青衫而至绯色，非晋爵也，实为沧桑过眼，回照内心。

香山亦有忠州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望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我辈中人，怀揣理想，然种杏得桃，花更远，世事无常，心有乐恙，何人能免？青绯紫黄，一如宫商角徵羽，可出高山流水，亦可出沙场秋点兵。少陵感慨“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过往来兮，岁月已晚。努力加饭！

现在看来，他是比我更早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子语创业后，天天发微信卖玉石，没有人觉得他烦，他实实在在地在卖美好生活。子语把产品作品化，用手，用文字，用图片来传播美好生活方式，很成功，又不可复制，所以很快又赚了很多钱。

我创业后，他来看我，说我这个平台不错，要给我投广告，那一天，我悄悄流了泪。子语说，他的玉是作品而非产品。作品讲的是创作，多重创作，文字，物件，人，场景……产品就是水色、硬度之类，会千篇一律。产品与作品，是说明文与散文的区别。他要《茶业复兴》做的是作品，不是产品。

去年3月，子语给我寄了一块玉蝉。他说：“虫之清洁，可贵唯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这只蝉，颇有‘汉八刀’的韵味，雄浑博大，自然豪放，而就色调而言，铁锈一般的黄翡红翡中生出几点翠绿，是重重叠叠的时光。八年前，你在《生命是一场自我表扬》中专门写过蝉，我也写过，一直想送你一块玉，现在机缘刚好吧。”

一周后，我们在腾冲相见。没有喝大酒，没有说太多话，我们去有故事的地方吃了顿茶，在他家里喝了杯茶，去山上走了一圈。这段经历，他写了《高黎贡山访茶记》，就收录在本书中。

如今的子语，左手玉，右手茶。我们合作写《玉出云南》时，尚未触摸过玉之温度。我们一起写《天下普洱》时，普洱还未陈化。我们一起去了许多地方，写了许多书。又一起创办了一本现在还存活的《普洱》杂志。我想，我们以后，还会一起做许多事情。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他是这样的人，又做这样的事。

又或者，我们是这样的人。

今年3月，我约着王晴再去腾冲看子语，我们去过国殇园，又哭得一塌糊涂。我心想，幸好不是常见，不然，我会忧伤而终。

以最大的热忱拥抱这个时代，尽管偶尔会有悲伤，但从未绝望。

2017年5月于昆明

见茶不是茶

漫手织文，十年如锦。

仍记得十年前，我与王洪波老师、周重林在翠湖边的茶室开会的情景。大家一起策划《普洱》杂志栏目，揣摩杂志定位、版式细节、风格调性。一本从无到有的茶杂志，眉目清朗，到现在，已走过十年。

十年，每个人都有了足够多的历练，有了可以举杯碰撞的乐事、大事，或是不愿触碰但已能释怀的旧事。而十年，一半的时间我在《普洱》杂志工作，一半的时间自己跨界创业，同时也继续坚持茶的书写。

茶于我，意味着什么？

编辑部的工作，忙起来不会太累，闲下来不会发慌。后来，我偏安云南腾冲，晴耕雨读，且玉且茶，仍然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我还是相信在《普洱》的五年，是我自己最好的时光之一。

如果说此前的工作比较忙碌，那么《普洱》杂志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茶是什么，生活有何趣味和意义。茶让我慢下来，静下来，甚至虚无起来。

彼时，书店和今时一样，不断地宣扬成功学，配以成功人士颇有煽动性的演讲。似乎那种成功就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标配。

而事实上，那样的成功具体而量化，相信有不少人可以实现。然而，成功之后呢？不成功又能怎样？有谁去关心人的内心呢？

茶，与其说是一种可繁可简的饮品，不如说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指引，一种由时间而空间的转化，一种物质而精神的升华。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至少成功可以是过一种健康而优雅的生活，让我们对快说慢，让俗变雅，让生活可以是简单的、生态的、有机的、绿色的、健康的、恬淡的、禅意的、充满期待的、呼吸顺畅的。

编辑部的日子里，身边的每个人都带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工作亦生活，生活亦工作，甚至上班亦下班，下班亦上班。我们在办公室喝茶，在家里写稿，我们在茶山记录，在编辑部开茶话会。甚至，我骑电单车上下班，有时在半路上停下来，掏出笔和本子写下一闪而过的句子或主题。

因为茶，我们查阅资料，拜访大家，亲历茶山；因为茶，笔端生发出各种文字；亦因茶会友，结识茶界大贾、玩家、藏友。我们的阅读，是读茶书、读茶山、读茶树、读茶饼、读茶汤、读茶器、读茶园、读茶人、读茶馆、读茶马古道、读茶博物馆……

现在，自己家里，也到处摆放着各种收来的、送来的茶，还有呈现升级趋势的茶具、茶器。到后来，专门腾出一个空间，有茶桌、有圈椅、有铁壶、有字画、有茶盘。是的，我有了自己兼作办公室的茶室。

茶让我们着迷和停留的，除了茶本身，还有太多。

这十年，我写了很多关于茶的文字。而在各种茶的场景中，我亦

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琢磨、理解茶，慢慢积累了一些风格化的文字。

想松风入屋，好茶在握，手中便是青山绿水，玲珑乾坤，口里便是味觉的山水清音，水墨画卷。

念南方有嘉木，云笼罩着，雾滚动着，雨润泽着，露甜睡着，风秘语着。小小的茶叶，也会存储这天地之间的大数据吧。

忽回到眼前，茶叶似能言：以形、以味、以色、以性、以情——形之舞、味之醒、色之悦、性之近、情之美。

“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

昔年还不曾繁密地接触茶，因为要做茶的图书，就注意到唐人王敷的《茶酒论》。那一刻，“万木之心”四个字，如一道闪电，让我眼前一亮，在此后习茶路上，“万木之心”成为不绝的回响。我一直在默默追问，茶，何以成为“万木之心”？王敷从茶的功用（提神醒脑）、饮用者（名僧大德）及茶被恭敬的态度（诸佛相钦），阐述这四个字。万木何其多，而“心者，栖神之舍”。茶，真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今时今日，这个“心”字，还在不断被丰富着。

茶是茶，茶又不是茶。

茶承接着空间美学，关乎着熙来攘往，勾连着天地人间，留存着古道巷陌。

茶是一种美好的“链接”，点开这个“链接”，眼前切换出的是各种美好。

如此，茶是无边的，未尽的。

茶，会浮动乡愁。

茶，也记录成长。

茶是万木之心，人是万物之灵。世间人与物的相遇，哪会如人与茶这般，有太多诗意而绵长的交集呢？

茶饮之时，仿若看见神农氏在尝百草，陆羽在论水，卢仝在品茶，徐霞客在赶路，芸娘在做荷茶，乾隆在品龙井，妙玉在说茶，马帮在运茶……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董奉为知己，石以米颠为知己，荔枝以太真为知己，茶以卢仝、陆羽为知己……”

不言知己，且说遇见。

——谨以此书，写给“万木之心”的茶，写给因茶而相遇的人。

2017年3月

目 录

代序

与郑子语书 1

自序

见茶不是茶 1

茶味

春风花蜜香 3

春色龙井 6

霸气班章 10

红茶的气质 13

春分一片禅 16

时光慢递的茶味 18

若有兰汤	21
四爷的茶	24
女色普洱	27
虫的茶	31
红玉如初见	34
绿肥紫瘦	37
亦花亦茶亦天香	40
芽尖上的金骏眉	43
无名之茶	46

茶事

露兄何来	51
长物记	54
求画记	57
穿城而过喝茶去	60
高黎贡山访茶记	64
风城问沱	68
舀一片月光佐茶	72
夜访紫藤庐	75
不如围炉	78
字·壶·印	81

饮茶最宜	83
山头主义	87
远方来客	90

茶思

茶里时光慢	95
茶当酒	98
怎抵十年尘梦	101
静自茶来	104
茶如初心	107
犹在杯水	110
茶，杭州的另一种写法	113
茶是山水相逢	116
春风十里不如茶	119
此身，此地，此茶	122
理想的普洱茶	125
冷水泡茶慢慢浓	129
以手言茶	132
随遇而饮	135
一个人喝茶	138
静饮百年	141

东茶，西茶 144

谁偷走了中国茶 149

茶是最后的乡愁 156

茶书·茶人

茶脉，文脉，国脉 161

茶叶是有灵魂的叶子 164

穿过花丛，一叶以航 167

怒读《茶之书》 170

茶客倪云林 178

徐霞客的云南茶 181

林徽因：茶味三重 184



茶 味

